



文涵万古 道续千年

——《曾国藩嘉联钞》序

■许嘉璐

曾国藩像
朱训德绘

曾文正之于中国近代，影响至巨，虽于其功过百余年来争议未休，然其坚守、履践中华文化，久为世人服膺，且尝为数代革命先驱、英烈、领袖所崇重，至有“孕群集而抱万有”、“独服曾文正”之语。以今视之，或可谓若无其人，则湖湘难有近世文化之辉煌，似不为过。其所著述夥矣，而为世人所熟知者，《经史百家杂钞》、《家书》耳，或有兼及《诗集》、《日记》者。此亦事属必然。曾之为文也，继桐城之后为之一变，关时事，重民生，究天理，倡德性，深奇俊瑰，兼承多家，成一代文风，引人入胜。至若其所撰联，或以分散难觅，或以未谙曾氏性情，故措意者鲜。推己及人，余阅曾著即如是，盖人之习性使然耶？则辑录之事，不啻有益于士林，复可药我辈读书之病焉。

今有湘贤刘汉辉先生，雅好传统文化，尤重诗词；曾集《长沙百咏》、《湖湘四典》、《故宫百联》诸书，今复辑录曾氏嘉联，且邀书坛大家形之于翰墨，璐未之知也。今夏，忽奉台湾故知唐君翼明札，告以刘君义举，且以序相嘱。余于曾文正，知之读之而已，未尝深研；而书法楹联，尤非我之所长，故初未敢应；未久，娄底领导函告《嘉联钞》即将付梓且有当代名家书法精品展之举，其意亦在索序也。先贤、旧友、名家、领导，四方命矣，岂得掩拙？孰料嗣后冗务猬集，久之而未及命笔，今会期在届，遂匆匆应命。披览群彦所书，不意竟深泳其中而不可以已。九五高龄饶大师宗颐、书法大家周前辈治华、年长于余名家何家壬诸公俱献佳制，减少长成集矣。曾公嘉联遂将以雄健、俊逸、古朴、潇洒之风呈于众前，读诸贤所书，与偶见于曾著，信不可同日而语。联也，字也，时也，地也，四美俱矣，余得不一摭所感乎？

曾公喜为联，亦喜以联述志、自箴、论理、警世、摅怀、颂时，且多以常语出之，而其融儒释道于一体，儒之雅、佛之净、道之静，隐然而在，浑然而显。“丈夫当死中求生，祸中求福；古人有困而修德，穷而著书”，“虽贤哲难免过差，愿诸君谏论忠言，常攻吾短；凡堂属略同师弟，使僚友行修名立，乃尽我心”，俨然儒矣；“有意烧香，何必远投南海；真心向善，此处便是灵山”则佛矣；“虚能引和，静能生悟；仰以察古，俯以观今”似佛而实道。然“盛时常做衰时想；上场当念下场时。”佛耶？道耶？“望穷海表天还远，春到江南花自开”，岂非亦儒亦佛？“五千里秦树蜀山，我原过客；一万顷荷花秋水，中有诗人”应属半道半儒。惟其丘壑如此，故其所述志，固可为众人志；其所自箴，俱可为官箴；其所论理，皆为世理也。然则今邀诸名家书之，亦箴世、励志、明理之举矣，璐既知之，不觉慨之叹之矣。

湖湘不遑，余亦偶至，往来汲汲，常怀隐憾；今逢盛会，不得附骥，友朋遥瞩，复之迟迟，憾益深矣；想望之意，倾慕之情，无以达之，谨奉拙见如上，或可补失礼之咎，慰我自遣之怀欤？

2011年11月4日
匆序于日读一卷书屋

（《曾国藩嘉联钞》华文出版社出版 卿立新主编 刘汉辉执行主编）

孤灯秃人苏高宇

■王跃文

吾友苏高宇，无字无号，湘西土家人。其大写意之竹石花鸟，烟波水云，或高古清劲，或天真简远，横涂纵抹，骨拙姿媚，皆能着墨传神，元气淋漓。其诗、书、文，亦别有章法，气韵高逸。今有高宇君《我话·我画》一书，一册在手，以文论画，以画印文，两彰其美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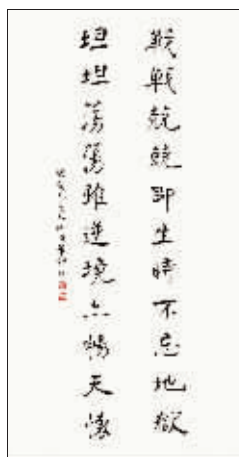
自古文人多能画，能画者必多能诗文。诗、文、书、画，四美并俱者不乏其人。两宋苏、黄、米、蔡，元朝赵孟頫、倪瓒，书家、画家、诗人、文人，淹博融贯，格局宏大。明徐青藤以画行世，郑板桥甘为其“青藤门下走狗”。齐白石“恨不生前三百年，为其磨墨理纸。”徐青藤自己却说：“吾书第一，诗二，文三，画四”。盖画而诗，诗而文，文而书，本自一源，皆为写心。正如苏东坡言：“诗不能尽，溢而为书，变而为画。”

高宇君乃世间一畸零人矣！一条湘西汉子，血性郁烈，古道热肠，交友不就利，亦不避害，颇有一股侠气。爱他书画的人多，求而得之，则视若珍宝，求不得，则嗒然若失。故此相交满天下，平日出行，大多呼朋引伴，前呼后拥，颇不寂寞。他亦不乏知心莫逆，肝胆之交，可抵足眠，可联床谈。然其畸零何也？某个夏夜，高宇君独处旅次，更深露重，流萤过窗，顿觉天地寂寥，遂大书四字：孤灯秃人。读这四字，我无端地想起傅山先生两句诗：一灯续日月，不寐照烦恼。世人从傅青主诗里读出的是其亡国之痛，三百年后的高宇君所痛者何？大抵古今之艺术家都有一股痴气，这痴气皆因有一颗赤子之心。赤子之心者，真心也。唯真，故有深情，世间一花一木，一猫一狗，大则天地日月，小则蚁蝼蜂蝶，皆是情之所在，一往辄深。深情，亦多情；多情，便不忍；不忍，必多伤痛。多伤痛而执迷不悔，世人便多不解，多笑骂。笑骂不解，虽可由人，虽能不屑，心中却仍觉得孤独凄惶。于是乎，众声喧哗，灯红酒绿之际，仍踽踽踟零人也。此非高宇君哉？

《我话·我画》以文配画，凡一百一十八篇，发畴零啜者多也。《蟹耕于田》一篇，从友人赠送的菊花石砚造型说起，仍觉得自己是一只“耕田蟹”，受了许多非议白眼，却仍为着砚田里的谷粮辛勤地耕田。《光焰明灭》一篇，写夜读贾平凹，陪着贾平凹好好地哭了一场，又感慨金冬心“国香零落抱香愁”的身世，岂不是借他人酒杯而浇自己块垒。此文配的是一幅兰竹图，题识曰：“临风怯有声，向月影更寒。同是湘江种，相对何眷眷”，用意便很明白。《酒囊》一篇，写自己画过一张葫芦，腹空柄长，不成大器，权可给闲人做酒囊。“怕坐黄昏，这会黄昏对坐，不知怎么就想起这张画了，心里难受着呢。”《礼拜一的画和话》一篇，画石榴，一枝，一实。枝涩结，石榴饱满欲坠。其文道：“我天天都在末字的谐音或同义字——莫、漠、寞、陌里熬受着，便愈发觉得世界与我是疏陌了，隔阂了，我像是踟蹰在穹庐的边际，焦躁着，又茫然着”。《荷影》一篇，说自己是“自卑之人，多寡于言而怯于行，拙于外而敏于心”，这样的人，在这样浮躁冷漠的世界里，自然会有时候凌晨三点犹辗转反侧，“自顾四壁，惟剩予与一灯影耳”。高宇君自言一直喜欢李商隐、黄仲则，苏曼殊诗，口诵心默，多次录写。此皆才气纵横深情多情之人，亦皆伤痛畸零之人。高宇君人品道德可称君子侠客，书画文章亦已大成气候，快心适志之时，也许别有怀抱？

《世说新语》里记载大将军桓温问名士殷浩：“卿何如我？”殷浩淡然说：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宁做我。”高宇君便是只做苏高宇，只认苏高宇，他笔下的书、画、诗、文，便也只是苏高宇。自己面目，别无他家。他骨子里更有一腔傲气，一股倔劲。他喜画松、梅、兰、竹，尤喜画荷。他的松是憨厚的松、不屈春风的松；梅是冷梅、拙梅；竹是野竹、瘦竹、晴竹、居无竹；荷，则是痛荷、晨荷、不净心荷、孤荷、影荷。他又苦苦问道于荷：“这世间种种，是为何呀？”而被问道的荷却是一枝默荷，只将一颗盈圆的露珠倾下荷盖作答，如一颗莹然的泪珠。

莹然的荷泪便是高宇兄证得的道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而我呢，最侧动的心意是怜恤——怜恤与生命相关联的种种情事，其中犹包括幸与不幸，更无论快与不快了”。这怜恤便有大爱，有大爱便有大不忍，有大不忍则必有大温暖，亦有大伤痛。这就是高宇君书、画、诗、文的底色了。



饶宗颐 书曾国藩联

周治华 书曾国藩联

卢中南 书曾国藩联

王鲁湘 书曾国藩联

